

諸位學長愛護這友聲刊物的精神。寫嗎？確又沒有值得可以表揚的地方，所以只好拉雜閒談，至於好壞問題，只有求諸位學長原諒了。

母校的女同學，歷來很少，因為新生錄取水準特高，所以女同學能登金榜者確非易事。而被錄取者，不是戴眼鏡的「書獃子」就是從來沒有弄髒過手的「千金小姐」，在這樣先天不足的條件下，要組織成一個球隊，確實太難。記得在重慶九龍坡初入母校時，本人即奉命擔任籃球隊隊長，可是，在九龍坡一年多的時間，就從來不曾有過一場正式的比赛。因為那時自己已要練球，連人數尚且不够。假若要請男同學來湊數嗎？他們又苦於打不慣女子規則，一個個雙手亂搖。

卅五年復員到上海後，究竟環境不同，因為上海每年均有例行的大專球類比賽，母校為東方權威工程學府，自無不參加之理，因此女子籃球隊，也不得不加強陣容，幸好滬校原有的女同學不少，再加我們九龍坡復員而來的幾位女球將，這次總算湊

足了十二個人，但經常能到場練球的：僅有小喀咪（傅鴻渝）媽咪（裘啓明）小沈（沈慶誠）和我四人而已。一碰到比賽出場，那真叫人「煞費苦心」；總是因考試，生病，等等原因而缺席，加以幾位平時少練習的球員，球路不熟，傳射差勁，一切都是格格不入，差不多全靠我們這四個人來撐場面，人手不濟，技術欠佳，事實上確有顧此失彼的感覺，所以每場比賽後，不是累得媽咪臉色發白，就是害得小喀咪精疲力竭，兩眼直翻，結果還換來一肚子的氣；好在我們這四位老搭當還從不洩氣，所以每年都是披上球衣，南征北討，不以勝敗為念的出力為母

校打天下，今忽忽四、五年了，媽咪和我，也都已作了孩子的媽媽了，我們兩人月前碰面時，還互相追憶起昔日「娘子軍」的生活來，不勝唏噓留戀，而今莫說再找四個人來練球了，就是想邀近在咫尺的媽咪來話家常，這機會也是不可多得，塵寰似夢，往事如烟，令人感慨不已！

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寄語諸位學長，我雖然是作了孩子的媽媽，而愛好運動的興緻却絲毫未曾褪色，一旦反攻勝利，回到大陸時，還得要諸位學長幫忙代為推薦：「文富願意永為母校女子籃球繼續效勞」。

## 途逢荆棘悲離亂

馬延齡

敬謝李鍾魯學長「此後好騰千里驥」一文——

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落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風拋絮，身世飄零雨打萍！皇恐灘頭說皇恐，零丁洋裏嘆零丁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——文天祥——

人生也許是短暫的，翻箱倒篋，也找不出一點够人留戀和回味的東西來；現在，牆壁上的日曆，撕得只剩下最後一頁了，這不是一九五三年的除夕麼？我猛然省悟：偷生人間，整整地二十七年了！我是一個受過極大打擊的人，這顆易感的心，每逢除夕，無限憂傷的暗影，像雨後街道，錯縱着無數的輪痕一樣，擺既擺不開，忘亦忘不了。

許多愛莫能助的朋友，對於我的人生，曾作過另一估價，大多勸我從事文藝工作。假如說「文藝」是人類靈魂的聲音，我限於天才，造詣，學識……的貧乏，半路出家，實在了無希冀。假若說「文藝」是悲哀的縮影，亦許我可以嚐試。賣靠風塵，我曾跳進「中國文藝協會小說研究班」和一般自由中國的作家們廣結文字姻緣。仔細想來：一個性情孤傲而感情豐富的人，不易在現社會中獲得共鳴。以我來說，過去的是一個夢，未來的還是一個夢

。現在，不僅我個人的生活在動蕩，而整個的國家民族在動蕩，就是整個的世界也在動蕩。如此，只要我活在人世上一天，假若容許我有一張紙，有一桿筆，我就要不停地寫，我並不希望成功一個無名作家，更不希望塵寰擾攘中去探求高深的文學奧妙，我只期望把我的思想，感情和大小經驗與見聞，寄託於紙上，除此，我還希望能憑着這一管筆，去寫一點人世間的哀怨與滄桑。正如

Lander 在七十誕辰時所說的：

「我無意識和人家去爭鬪，因為無人配做我的對手。

我首愛大自然，

其次是藝術，

我在生命的火燄上，

烘暖雙手，

火熄，

我準備離去！」

今夜，我站在這新陳代謝生  
活的樞紐前，我非常傷感！  
耶誕前後，我收到好幾封信

，其中有一位年方十七正在高中肄業的女學生，她用一種同情而非姑息的純潔心靈這麼對我說：

「……將近一個學期光景，我對於你的認識，可說已够透澈，從你那高傲的風岸與豐沛的才學來說，真是我心幕中崇敬的英雄，與我人生途徑上不可多得的導師，我對於你這一次不幸的遭遇，深深地寄予無限的同情，像你有如此抱負的人，在事業上當然受了很嚴重的打擊，你受傷之日，多少次我想來慰問你的病勢，你傷癒之後，多少次我想請教你解決我功課上的疑難，然而，我總是趑趄不前，舉棋莫定。唉！人事滄桑。在這短短的十幾年中的逃亡，家庭中的紛擾，我就是在這混亂中茁長，環境雖然磨練我略知一二，對於世故的了解，却是那麼膚淺。在人海中，我還是一個摸索者，對於處世作人，正需要你明切的開導與指示」

其實，我也是一個人海中的摸索者。

明天便是一九五四的新年了，我呢？又大了一歲了！

二十八歲的人了，想想已經去逝的二十七個年頭，當然不是一個短短的歲月，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只二三。

我可與人言的事既無二三，不如人意的事也無八九。

三年前，我曾著有「孤帆遠影」一書，其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：「……假如說憶舊不失爲一種可愛情緒的話，那麼爲什麼不讓我們在三百六十五個寂寞的黃昏裏，痛痛快快的來追憶一番呢？」二十七年的歲月雖說悠長，却宛如黃梁一夢，溯迴既往，我有四件無可挽回的恨事。

## 一、何時盡道爲

### 人子

我底父親，是一個忠厚長者，急公好義，爲人不僅慷慨，而且極富正義感；當時，在族裏是

一個寧人息事的鄉賢，他經常的哼着：

「黃金非寶書爲寶，

萬念皆空善不空。」

由此，我知道我底父親是一個最器重讀書的人，可惜他在我哺乳年齡中便遽爾長逝了！我從啓蒙一直到大學，書讀得非常好，對着父親的在天之靈，我無限慚愧。一個失去了父親的人，更應該堅強起來，老泉二十七歲才開始發憤，尙且有成，難道我就自暴自棄，而老死三尺蒿下？雖然我限於智慧的平凡，對人生沒有什麼遠大的展望，但是，我仍然要在勤能補拙的原則之下，努力自修。

## 二、未成鐵杵錯

### 成鍼

以我的智慧而論，我知道不可能成功一個學者，因爲我早期的青春，完全斷送在狂暴的運動場上。我本是一個有無畏精神的快士，依理，我應去作飛行員

，先祖伏波將軍有「馬革裹屍」的豪語，任何一個戎馬關山的英雄，莫不奉此爲圭臬，所以，當我考上空軍留美第二十七期飛行軍官時，我無限狂喜，而且引以爲榮。

後來，我因公小住重慶，順便去造訪國民政府文官處一位親戚，她告訴我：「令兄有一封信託我轉給你」。

這封信是相當沉重的，以萬言書來命名，似乎有過而無不及，尤其最後幾句話令我難忘：

「……你去學飛行，慢說是到美國去學，就是英國的國王來作你的教官，我都是痛恨你而且鄙棄你的，我相信我們的家庭也是痛恨你而且鄙棄你的！言止於此，望你自悟」。

當然，家兄無非是憂慮我的安全問題，其實，一管鴉毛似的生命，在這個滿充火藥氣味的世紀中，到底那兒是安全土呢？然而我終於從空軍第一關退役回來，從事一種「鐵杵磨鍼」的錯誤工作。

## 三、途逢荆棘悲

### 離亂

可能失去的東西是最美麗的，已經失去的東西是最美麗的。

我在滬校求學期間，曾結識一位上海女郎，她認為「理」是世界上最公正的法庭，「情」是世界上最自然的傾向，因為她有這樣的癡心，所以她才無條件地垂青於我。假若我能和這位小姐得成神仙眷屬，就是一艘八千噸的郵船，也無法安裝下來我終生的幸福，可恨共匪禍國殃民，在一幕死別生離的活劇中，把我們也分配了一個角兒。

渡海來臺，我顯得有些異樣的消極，行遠自邇，登高自卑，一個失學失戀的流亡青年，捲着幾本破書，躡集在七洋行的水門汀上，社會目之爲「一批經濟蝗蟲」，事已至此，只好趁早放棄我一份知識份子的優越感，來正視現實，感謝上帝的恩典，我終於獲到了一個職業。古者柳下惠不羞污君，不辭小官，進不隱賢，必

以其道，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孟軻賢之！以此爲訓，所以我對於這份職低薪微的差事，絲毫不感到委屈。

現實逼得我對一切失去信心，現實也把我摒棄於理想的門外，當一切歡樂都離我遠去之後，在寂寞裏，才發着一陣可怕的空虛，想想看：沒有了家，沒有了親人，也沒有真正的朋友，無病呻吟，何苦乃爾？其實，我並不是一個沒有眼淚的人，不過我不輕易讓它流出來罷了，我堅守着我的心扉，靜待光明的到來，總有一天！

後來，家兄入臺，他看到我非常的傷感與消極，「知弟莫若兄」，對於我一生的坎坷，惟有他了解得最透澈，雖然他只長我五歲，可是，他自幼就是兄代父職的，他曾好意地安慰我道：

「吾弟爲學作人，略有寸進，姻事兄嫂份內事也。」

當我一篇「孤帆遠影」在暢流半月刊上連載完畢的時候，恰巧我那位嫂夫人由香港姍姍而來，她不費吹灰之力，便替我介紹

兩位正在臺大肄業的小姐，提起這對姊妹花，來頭不小，畢竟是前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的千金，幽嫻貞靜，的是不凡，雖然我夙性狂妄，却深得她們和她們父親的青睞。相識還不到半年，即有訂婚之議。可惜我是一個苦命人，不幸在四十一年四月四日發生一次行車事變，於是，個人的婚姻和事業，好像遇到了一次強烈的地震一般，剎那之間，都成灰燼！而且永遠也無法窺探幸福的門牆了。

## 四、一失足成千古恨

### 古恨

命運終究的捉弄人的，「屋漏偏遭連夜雨」，我殘廢了！

我來到臺灣，一直就在鐵路工作，一個學鐵道管理的人，在鐵路上做事並沒有錯，我跑貨車跑了兩年，飲露餐風，披星戴月，我壓根兒沒有說過一隻「苦」字。本來，苦是一種磨煉，苦也是一種淘汰，但是，我並不怕苦。因爲托爾斯泰說過：

「生活不是享受，而是辛辛苦苦的工作」。

我身體又好，年紀也輕，吃點苦算不了什麼？有一次，是晝夜四點四十二分，在臺北站兩個機車側面衝撞，把我的頭部撞了一個大窟窿，鮮血滲滲地染紅了我的襯衫，我還是咬緊牙關在現場處理一切，事後才到鐵路醫院請外科醫師把創口縫了六針。受過這次教訓以後，明明知道車上工作，是隨時隨地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險的，但是，在一個俱有殉道精神的我來說，是毫不在意的。

最不幸是四十一年四月四日兒童節的這一天，下午三點零二分，我看到一個纏足的年老旅客摔下車去。任車長的人，第一是責任感，第二是同情心，第三是警覺性，我向來是以「見義勇為」和「見危授命」自豪的，莫說是一個人摔下車去，就是一行李掉下車去，我也會去拉的。人是救上來了，我自己却掉下車去，拖了四十幾公尺，遍體鱗傷，眼

斷一足，我殘廢了。

還記得在那千鈞一髮的臥軌之際，假若我不是頭腦冷靜，拼命向安全地帶一滾的話，恐怕早已陳屍樹林車場了。

救助人命的犧牲精神是可歌可泣的，殘廢以後的餘生是可悲可憫的！

離開大學才四五年，一個五官端正，四肢健全的青年，正有許多許許多的野心與狂想，雖然說人生並不只是一隻腳，可是心靈的空虛，我將何以自遣？

中國古代有一個逸事：敘述一個販甌呼賣的人，因為甌是瓦質的，打破了！他連頭也不同地走了。拿這種高士的達觀精神來和我相比較，太使我愧慚了。

過去已經過去了，未來的還是和過去一樣的淒迷，我肢體雖然殘廢了，此心猶健，我應該從這不殘的心靈裏，產生出一種無比的努力，來堅定地相信自己將來的好運。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，他曾以父親的立場向主祈禱：

「主啊！請為我造一個兒子，他必須堅強得能够認識他自己的弱點，當他害怕時，他必須能控制住他自己，在他確實被擊敗時，他要能驕傲不屈，得勝時，他要謙虛溫和。」

「主啊，我祈求你！不要將他帶往一個安逸舒適的坦途，請將他放在一種艱苦的和敵對的刺激壓迫下吧！讓他學習要如何從暴風雨中站立起來，並同情那些不支而失敗的人們。」

「主啊！請為我造一個兒子，他底心地要純潔，他的目標要崇高，在統治別人以前，他必須先能統治自己，他必須要知道如何笑，但他決不要忘記怎麼哭過，他假如有將來，但決不容許他忘記過去」。

「主啊！我祈求你。在他一切的性格上，再加上充足的幽默感，他可因此而能嚴肅起來，但決不使他流入苛刻，並要他永遠牢記住：

真正的偉大在於平凡，真正的智慧在於虛心，

「真正的力量在於謙和」。然後，我——他底親才敢低聲地說一句：我並未虛度此生。」

語重心長，有什麼比麥帥這種崇高而慈祥的父愛更爲偉大呢？像麥帥這種理想中的兒子，絕非常人之人所能企望。我知道：人

## 我與大老馮

我在民國初年就讀天津南開時，就認識了馮兄建維，他那時肄業新學書院 T.A.C.C. 是一位足球猛將，踢中堅，後來「新學」的名中鋒李茂聰他去，馮兄即望前移了一步，改任中鋒，叱咤風雲，不可一世，他的通稱是「大老馮」，外號叫「猛張飛」，顧名思義，可以想見其風度，李茂聰是當時蜚聲華北的「球王」，綽號「小桃」，不但能踢善射，而且在剛勁之中有嫵媚之態，也是高欄名手，後來改名李公穎，在東京上野研究美術，徵得東瀛美女爲妻，回

生是俱有兩個部份的，一是「貢獻」，一是「犧牲」。可惜我是一個學識，健康，友誼，金錢都感貧乏的人，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！姑且撇下「貢獻」二字不談，我却要利用這顆不殘之心，耐下性來，等候着一個更有意義更有價值的「犧牲」。(四十二年除夕)

## 陳汝閔

國後以彈子 Billiard 聖手稱雄全滬，打垮了多少歐美日本及本國名將，這且不在話下，越說越遠，書歸正傳。他與出席遠東門守丁煦春，後衛袁慶祥，連同大老馮，號稱「新學」的四大金剛，當年在天津的南開與新學，亦猶之在上海的南洋和約翰，每年各種體育運動的決賽，大都由此兩校包辦，尤以足球籃球（當時北方無籃球之名）爲最熱烈，我那時是南開的籃球隊前鋒，物以類聚，所以對四大金剛都相當熟悉，對於大老馮的粗獷，豪邁，尤爲賞識，也就格外相得。我到交大，他也到了約

翰，可以說舊友重逢，也可以說冤家路窄，好在他仍舊踢足球，我還是打籃球，直接敵對的機會不多，不至於頭破血流，到我加入足球比賽充門守時，他已畢業，不然我一定要大吃苦頭。大約是一九一九年，我興之所至，在母校的田徑賽 Home Meet 裡參加了推鉛球一項，竟僥倖得了第二名，以此資格，又參加東方六大學運動會去推三下，我沒有想到大老馮也扮此角，大老馮也沒有想到我拿得起十二磅的鉛球，他似乎看我份量不够，見我出場就大叫「怎麼你也來啦」？比賽結果，母校杜榮棠奪標，我當然名落孫山，大老馮也推了三下完事，我們兩人雖然先後各離其校，但仍常在足球場邊碰頭，共同欣賞另一球王李惠堂的穿楊絕技，我來臺五年之後，忽然一天，大老馮出現於基隆港務局我辦公室門前，多年不見，承老友枉顧，真使我驚喜若狂，老友昔年因試撐竿跳高而受傷之尊腿，已愈百分之九十五，亦令人欣慰。馮兄之豪邁依然，而粗獷則一變而爲沉着，回首當年，不禁依依。